

天氣是文字的顏色

董橋談閱讀

董橋作品集1

天氣是文字的顏色

董橋

董橋作品集1 天氣是文字的顏色

初版一刷 台北市：遠流出版發行

2000〔民89〕

264面：18.5×12.5公分．

ISBN 952-32-3948-5（精裝）

1 論叢與雜著

078

89003152

董橋作品集1

天氣是文字的顏色

作者：董橋

主編：黃秀慧 責任編輯：鄭麗卿 特約編輯：陳重亨 版面設計：唐亞陽

封面設計：舞陽美術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電話：(02) 2365-1212 傳真：(02) 2365-7979

郵政劃撥：0189456-1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67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0年4月1日：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200元（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3948-5

目錄

- 春寒說醅釀——1
- 流覽這樣的中英文——3
- 「假如人生是一鉢櫻桃」——5
- 雜談英國名家文章——7
- 美女答曰：那裡！那裡！——9
- 小紅被門檻絆倒——12
- 他抱著朱紅的橘子回來——14
- 列寧是唱什麼的——17
- 「隨便她唱吧！」——20
- 夜行者的獨白——23
- 「趕緊掏出我的文化」——26
- 「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29
- 性感的品味——32
- 銀行家的黨爸爸——35
- 潘金蓮孝服底下的紅裳——38
- 過一個文化的夏季——41
- 到外國去讀幾本書吧——44
- 不皺眉頭的哲學家——47
- 葉道人揮劍砍蕉——50
- 不可一日無此君——53
- 婉兒退到屏風外唸經——56
- 文學是這樣進步的——59

叫魯迅太沈重——62

飽讀詩書太好了——65

玫瑰香氣正濃——68

「你有沒有長的內衣？」——71

膚淺的文字優越感——74

零的故事——77

撕爛《通鑑》包脂麻——80

菊香書屋裡的昏燈——83

文字是肉做的——86

密密縫，早早歸——89

聽說錢氏故居要拆掉——92

嚼楊木，夢小山——95

「我看著舒服」——98

桂花巷裡桂花香——101

文章不長縐紋——104

臘月裡的玫瑰——107

「臨去秋波那一轉」——110

爐邊瑣談——113

日本首相挖苦清朝大臣——116

惦念不識字的汪大娘——119

「老同志，給我看一會兒！」——122

古書上小故事好玩——125

留住文字的綠意——128

流星記事——131

“I only put down what I saw”——134

老翁帶幼孫閑步庭院——137

《大都》小識——140

你畫他寫我來讀——143

來鴻談文——146

不看芙蓉爭看她——149

赤裸的民族，赤裸的文化——152

妹妹跌進山藥窖——155

讀錢其琛兒子的文字——158

吃掉水滸裡的好漢——161

「卻道天涼好箇秋」——164

苦雨齋蕭寂得像古寺——167

讀查先生在理大的講稿——170

木頭床上的睡蓮——173

秋日讀書筆記——176

一年沉浮的隨想——180

「是一是二，我佛無說」——183

雲對雨，雪對風——186

「一枝一葉都含秀」——189

查詞典讀小說——192

- 《辭源》插圖錯了等等——195
- 看那滿壁縹緗——198
- 手足勾引，言語調戲——201
- 才女這樣自負——204
- 艷婦急曰：藥渣、藥渣！——207
- 香草美人雜鈔——210
- 「閑人不得索鴨」——213
- 黃浦江畔的玉啄歲月——216
- 無燈無月也無妨——219
- 天氣是文字的顏色——222
- 假明清筆記四題——225
- 懷舊漫興——228
- 給《文人事》寫的序——231
- 寒夜聽雨亂讀書——234
- 「心思如水銀瀉地」——237
- 書房瑣掇——240
- 光著屁股求光碟——243
- Kill your darlings——246
-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249
- 莫斯科的寒夜——252

春寒說酴醾

過年閑居，花事繽紛，唐寅所謂「歲暮清淡無一事」是真的，「竹堂寺裡看梅花」的福分則沒有。年初二翻出年前所得溥心畬《秋園雜卉》雙鉤淡彩冊頁，更覺花葉靈動，秀麗得出奇。啟功先生看過說，他早年在北京也親見溥先生掇拾野卉這樣寫生，筆如屈鐵，教人驚嘆。老一輩讀書人對學問藝事虔敬之情，確是可佩。聽說當年溥先生托賈訥夫先生在香港買紙買筆，細心交代要稍舊的白色冷金箋，蓋新紙馨重而不受墨也。寫小行楷的筆則用「天下為公」，也說以舊製為佳，筆管上所刻文清氏或楊振華等字以小而規矩者最好。

年初三那天讀《明報》記者張志珠記新年巡訪高官的特寫，趣味盎然。她提到財政司家中插著一瓶鮮紅色的鑽石劍蘭，朵朵怒放，說是「實行要開到荼靡」（「實行」當是「一心」之意）。此話隱約透著詩意；值此歲朝，更見恰當，可惜查遍辭書雜書都找不到出處。只知「荼靡」一作「荼蘼」，也作「酴醾」、又稱「佛見笑」，薔薇科灌木，初夏開

花，蘇軾因有詩云：「酴醾不爭春，寂寞開最晚」。既然開得最晚，借來形容春花一心要開到晚春甚至初夏，似亦合理。請教古德明，他藏辭書甚富，果然查到台灣《國語日報辭典》上有一條云：「荼蘼，落葉亞灌木，又稱酴醾。春末開花，所以『開到荼蘼』是說春天的花期已經要完了，最繁盛的時期快過了。」我平生讀書不求甚解，涉獵雖雜，過目即忘，草率可知。春寒無聊，為花小做考證，一樂也。

（1996年2月27日）

流覽這樣的中英文

我愛讀張岱的《陶庵夢憶》。臺靜農先生生前為此書所寫的序也是上好文章。序裡有一段話說：「一場熱鬧的夢，醒過來時，總想將虛幻變為實有。於是而有《夢憶》之作。也許明朝不亡，他不會為珍惜眼前生活而著筆；即使著筆，也許不免鋪張豪華，點綴承平，而不會有《夢憶》中的種種境界。至於《夢憶》文章的高處，是無從說出的，如看雪箇和瞎尊者畫，總覺水墨滄鬱中，有一種悲涼的意味，卻又捉摸不著。余澹心的《板橋雜記》也有同樣的手法，但清麗有餘，而冷雋沉重不足。」臺先生的文章文白收放總是這樣恰到好處。徐復觀先生的文字，功力也深厚得驚人。當代有情致的大筆真的不多了。英國作家 V S Pritchett 的文章我也偏愛。此公小說、評論都寫，每一出手，句句乾淨，教人欽羨不已。他的 *Man of Letters* 一書，序文開筆是這樣寫的：“If, as they say, I am a Man of Letters I come, like my fellows, at the tail-end of a long and once esteemed tradi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writing. We have no captive audience. We do not teach. We are rarely academics though we owe a great debt to scholars. We earn our bread and butter by writing for the periodicals that have survived.”信筆寫來，圓渾而不致爛熟傷雅。這是最難得的境界。《板橋雜記》裡說：「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文章之道，當也如此。書是要讀的；遇到高手之作，更不可不流覽低徊。

（1996年2月29日）

「假如人生是一鉢櫻桃」

黃裳先生說，小時候，他最喜歡在父親的書房裡翻弄一本厚厚的 album，黯藍漆布面，燙了很漂亮的金花，還是十九世紀初年在萊比錫買的。這本書裡有拿破侖的棺材、威廉皇后的照片、巴黎的凱旋門、中歐小國的風光。他常常要父親解說畫冊裡的故事。「父親的書房」是好多人童年的幻想世界。到了有一天，孩子不再躲進父親的書房裡了，父親才突然發現孩子長大了，自己也老了。“If life is a bowl of cherries”，那麼，這鉢櫻桃是只剩下幾枚了。每一次想起 Clarence Darrow 的一句話，心中立刻飄起淡淡的烏雲。他說：我們的上半輩子讓父母親給毀了，下半輩子讓我們的孩子給毀了。（The first half of our lives is ruined by our parents, and the second half by our children.）。跟孩子一起成長確是人生最漫長的旅程。

《明報》《成長路》上有一篇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系主任黃重光教授寫的〈媽媽，你摘天上的星星給我，好嗎……？〉。黃重光用溫馨的筆調

寫孩子的心願，寫父母的分寸，值得一讀。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用簡潔的文筆和生活的角度寫本行的知識。學建築的陳從周用隨筆的文體寫園林；學物理的楊振寧用乾淨的英文寫治學的趣事；愛因斯坦一生致力從簡單、普通、統一的原則去描述人類世界的自然規律。黃重光的文章當然比不上冰心；可是，他的小品卻因為他的專業知識而展現出不同的內涵，文字的沙石可以輕易清洗乾淨。「這樣做，是否會鼓勵孩子奢侈和浪費的習慣？」裡的「鼓勵」當是「養成」；「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也能作出明智的選擇」不妨改為「因為他們往往都會做出聰明的選擇」；「明智」太重了。「星星當然摘不下來，但父母真摯的愛和無限的祝福卻可以把孩子送到天上」；這句話用意正確，比喻不當，「送到天上」有「歸天」之虞。多寫自能生巧。我們的社會永遠像成長路上的孩子，也需要一鉢鉢又紅又甜的櫻桃。

（1996年3月29日）

雜談英國名家文章

寒天與劉殿爵教授叙舊，細數英國學院裡文采風流的名家，難免說到文章如行雲流水的哲學家 A J Ayer。此公一九三六年二十六歲就寫出一部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成了邏輯實證主義學派之重要宣言，奠定一生事業。他著作甚豐，文字清新淺白，我尤其喜歡讀他筆下憶事念人的文章。立足英國學院的基礎未必要靠著作；平日在學術圈子裡的交往、聊天大有玄機。一生在牛津做學問的大名家 J L Austin 著作只一兩冊，滿腹經綸都靠同事門生發揚光大，很早就升為教授。他的語言行為理論膾炙人口，認為一言既出，即成行為；口說 “I promise”，實際已經在履行諾言云云。這些哲學理論都比較形而上，平日淺嚐，大半只能挑幾處有實際效用的論點略加領會。Essays on J L Austin 確實比 Philosophical Papers 有趣。

劉教授還談到名家下筆快慢的趣事。英國鴻儒白倫敦（Edmund Blunden）五十年代在香港大學教過書，他一生寫過不知道多少著述，寫文章都寫在

小紙上，一字不易，每成一張即送去排字，真是神奇。我還聽說牛津史學家 Isaiah Berlin 也有這套本事；他寫古人今人夾議夾叙，好看得不得了。羅素（Bertrand Russell）握的是一枝生花妙筆，寫書不必打草稿；構思五六個月後，請出版社派個秘書來，他一路口述，打完即成乾乾淨淨的原稿，隨即排印。我很喜歡 A L Rowse 的 *Glimpses of the Great* 裡寫羅素的那篇長文。他對羅素大有微詞，卻始終不能不肯定這位一九五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個偉人。Rowse 說羅素的頭腦真是閃閃發光，像鑽石那麼鋒利，文章又脆又有風格，無一冗筆；只是才華過高、自信過強，倉促下結論絕不手軟，結果觀點改變得很快。羅素一生好幾次因政治言論開罪當局而坐牢；Rowse 說此公名氣大，坐牢享受甚多優待，紙筆書籍應有盡有，又不必酬酢，可以專心構思，獄中著述果然更見完美：“Evidently prison was good for him!”（坐牢對他顯然是好事）。

天才大半任性，羅素又最會編造故事，下筆繪聲繪影；聽說他的自傳大不可靠。閒來翻翻這些名家的作品，還是蠻好玩的，對文章之道也會有所領悟。

（1996年4月12日）

美女答曰：那裡！那裡！

旅居澳洲的柳存仁教授讀《英華沉浮錄》，來信提到〈那裡那裡〉一文說：「李善注《文選·揚雄〈長楊賦〉》有『英華沉浮，洋溢八區』之說」，那是揚雄那篇賦裡的句子，不是李善注文中的話。我只記得「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花木之美、帝王之德云云，其實才是李善《文選注》裡的解釋。柳先生是我業餘讀書的老師，平日看不懂的文字、查不到的資料，都向他求教；他的學問淵博得驚人，治學也細心得驚人。我讀書作文都草率，柳先生常常旁敲側擊，鞭策我一字一句都要有根有據。他去年年底寫〈王湘綺和《紅樓夢》〉，談起湘綺老人的〈湘綺樓記〉一文，說是湘綺二字典出謝靈運的「高文亦何綺！小儒安足為？」柳先生說，老人弄錯了，這句詩是江淹的句子，不是謝靈運，幾十年來沒有人發現。

寫文章實在是難事，粗心不得。項純文校點的《夜雨秋燈錄》附錄，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評此書的話：「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

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項純文加按語說，魯迅所謂「煙花粉黛之事盛矣」云云，與此書實際內容不甚相符，蓋全書三百三十篇作品中，純粹寫煙花粉黛者僅佔十六篇；此書出版後坊間仿刻甚多，雜湊淺率，已非原作，魯迅所見當屬這類版本，乃有此不確之論。我很喜歡《中國小說史略》，但更喜歡《夜雨秋燈錄》，能讀到冒牌的煙花粉黛版本，一定更好看。

說起粉黛，柳先生信上回憶已故居浩然先生對他講過的一樁趣事：當年台灣有美女參加倫敦選美會，到英國下了飛機，新聞記者擁上去拍照，讚她漂亮，美女答曰：「那裡！那裡！」譯成英文成了「Where? where?」謔者則指其三圍云：「Here, here」或「There, there」！「話亦隔數十年，可資沉浮談助也」，柳先生說。

拙文中提到的周棄子先生，柳公以為是周策縱教授，因周教授也有筆名叫棄子，也愛寫打油詩。其實不是。周棄子先生是台灣的詩文大家，一生悲觀，前幾年謝世了。當年是徐訏先生介紹我認識周先生，周先生還給我寫了一張條幅，詩好字也好。文星出版他的《未埋庵短書》，我在台南唸書的時